



野人谷的枪声

——项英遇难实录

□王春江

提到皖南事变，项英被杀一事，人们十分关心。他的贴身警卫人员，为什么要向他开枪？是利益冲突，还是私仇？他的遗体在哪里？那个叛徒的结局如何？这好象是一个难解的谜。

项英遇难的地点，是在安徽泾县濂长坑，一个靠近山顶端的山洞里。这个洞叫蜜蜂洞。

1981年前后，我在皖南花了6年时间，沿着当年皖南事变的作战路线跑了好几趟。许多地方都到过了，就是没有到过蜜蜂洞。那时候，越是爬山访问，越是感到激

动心弦，我被那惊人的事件吸引住了。这些奇特的突发事件，是偶然的吗？它的前因后果是什么，它向世人提供了什么借鉴？

1941年，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发生，新四军战士被迫与7倍于己的反动派军队血战了7天7夜之后，开始分散突围。一群年轻的新四军女战士（实际上是上海、江、浙、皖、赣数省的女学生，为了抗日救国，她们投奔新四军，穿上了军装），在反动军队的追赶之下，退到了裸裸崖。这是一个上百丈高的悬崖。崖石直立，如刀劈斧

刹，崖下有一个很深的、面积只有50多个平方米的水潭，名叫黑龙潭。流水从山峰上落下来，一头撞到潭底，发出巨大的轰鸣。这里，地处深山野岭，只有猓猓出没，几乎是一个无人的绝境。

几十位年轻的女战士，逃到了这个绝地猓猓崖，身后是明晃晃的刺刀，她们宁可粉身碎骨，也不愿屈辱投降，高喊着革命的口号，纵身跳下了悬崖。其中，有一位女战士，大腿骨被摔断，但没有死。她竟然拖着一条断腿，爬了好长一段路，来到农民王成茂的家门口。早晨，王成茂一打开门，发现门前倒了一个人。她身上的灰军衣破烂不堪，跌断了的大腿骨，白沙沙地露在外面。头发散乱，脸色苍白，很瘦。两只眼睛还睁着，灰色的，没有光。王成茂很快把妻子喊来，不顾杀头的危险，把女战士抬进屋。然而，却连一杯水也喂不下去了，两个小时以后就离开了人世。40年后，这位忠厚稳重的王成茂，已经快60岁了，他领着我来到这个无人区猓猓崖、黑龙潭，向我讲述这段无人知晓的故事。就是这位默默无闻的农民，领着乡亲们，掩埋了几十位女战士的遗体。她们叫什么名字？家住哪里？父母是什么人？没有谁说得清。这些无名英雄，这些年轻的生命，就这样悄悄地、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访问过猓猓崖，我下决心访问蜜蜂洞。

1981年6月，泾县政府负责接待工作的负责人对我说：“这些年，我们不知接待过多少批参观访问者，没有任何人提出要参观蜜蜂洞。我们这里的领导人、向导，也没有人去过。那是一

个荒凉的令人望而生畏的野人谷。”我坚持说：“你们如果有困难，我就一个人去，无人区也好，野人谷也好，项英能在那里住两个多月，我们现在也应该上去看看。”

我这段话，引起其他参观者的兴趣，连我在内7个人组成一个小组。其中有上海的剧作家、沪剧编剧王健民，安庆市文化局副局长、创作室主任班玉书等同志。地方政府，还帮我们请了一位当地砍柴的农民兄弟，领我们攀登野人谷，直奔蜜蜂洞。

野人谷，就是一个大山沟，有几十丈深，好几华里长。山沟从山顶上劈下来，沟边就是一个大山坡，从下向上约有5华里。山坡上，开着五颜六色的鲜花，蜜蜂蝴蝶成群结队，飞来飞去，简直迷眼睛。上山，没有路，只有沿着山沟的边沿，一步一步向上爬。如果一不小心，掉进山洞就没有命。稍不注意，花丛里的荆棘，又会刺进肉里，顿时冒出血珠来。

到了山顶，我们每个人的胳膊都出了血。接近山洞了，还要跨过一段悬崖。手抓石缝，脚踩树根，一个个真的变成了猓猓。那种惊险，现在想起来，仍然心有余悸。

山洞，只有两间房子大，石缝里有点潮湿，还生有几棵虎耳草，又瘦又小。

在这个无人区，蜜蜂在山坡上采花，在山洞里酿蜜，因此山民们就叫它蜜蜂洞。项英同志遇难，就是在这个洞里。

战争年代，安徽有个游击英雄，人称“打不死的刘奎”。解放后他是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。高个，大眼，一身虎威。项英遇难那天晚上，刘奎在山腰的草棚里负

责二线保卫。枪声响了，他立即带着几位保卫人员来到蜜蜂洞，发现项英、周子昆已死。他背起项英的遗体，走出蜜蜂洞，掩埋在山腰中间一个陡坎子的下面。解放以后，他曾经带领项英的子女，重进深山，寻找尸骨。刘奎很惋惜地告诉我：“项英同志在山洞里已经隐藏了两个多月，有地下党送吃送喝，有地下县委不断汇报情况，还是比较安全的。我们已经联系了40多位被打散的新四军官兵，作战科长李子高已经派人侦察好了过江的路线，就准备通过地下联络点过江了。突然之间出了事，真象一场恶梦！国民党悬赏几十万元银元要项英的头，派几十万大军搜山，也没能捉到项英，结果却被一个叛徒杀害了。”

当天夜晚，睡在蜜蜂洞里共有4个人：项英、周子昆、项英的警卫员黄诚、另一个就是军部副官处的副官、叛徒刘侯总。项英、周子昆中弹最多，当场牺牲。黄诚身中两弹，均在脖颈上，没有击断喉管，伤势很重，出血很多。他被刘奎等人背下山，当地老百姓用迷汤把他救活了。80年代，黄诚在江西老家工作，我通过刘奎，把他请到合肥，很难得的见了面。黄诚是一个中等偏下的小个子，人很和善老诚。他详细地讲述了那天晚上的情景：“政委和参谋长在下象棋，刘侯总在一边看。我睡醒了一觉，抬眼一看，他们还在下。我就说：‘首长，该睡觉了。’项英同志说：‘你别管，睡你的觉。’听说三天后就要过江了，首长们很高兴。我翻个身又睡着了。睡在梦中，猛然听到几声枪响。我一伸手就抓头下面的短枪，只听砰砰又是两枪，我的脖颈象火烧，就

昏迷过去了。”

黄诚还介绍，刘候总原来使用的短枪，只能打单发。几天前，他提出要和陈得胜换枪。陈得胜和黄诚都是项英的随身警卫员，不高兴和他换。项英出面做工作，陈得胜才勉强同他换了枪。刘候总就是用陈得胜那只好枪，可以打连发，才单人单枪杀害了两位首长，击伤黄诚，然后到反动派县政府去领赏的。

陈得胜是个大块头，比黄诚高一头。我访问他的时候，他担任芜湖军分区司令员。他说：“项英叫我与刘候总换枪，我心中有气。他凭什么要把我挤下山？为什么要让他留在首长身边？我实在想不通。我服从了命令，首长却被杀了。这个教训，使我终生难忘呀！”

刘候总是什么人？他与项英可有什么仇恨？这个问题，黄序周同志说得比较清楚。

黄序周是当年新四军军部的副官处长，经常跟随在叶挺军长身边。1980年春天，我到武汉水果湖去访问他。这时他已经从湖北省政府副秘书长的岗位上离休，患严重的肺气肿，在家休养。平时，他是不接待来访者的。这次，由于采访叶挺、项英的问题，他不但热情接待，而且特别有精神，他那魁梧的身材，手抚着胸前的拐杖，坐在门前的树荫下，两眼炯炯有神。南昌起义时，他是叶挺将军部下的一位团长，是员虎将。虽然已经80高龄，仍然闪现出当年驰骋疆场的虎威。当谈到叛徒刘候总时，他详细地介绍了有关情况。

刘候总文化很低，是湖南浏阳地区农民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武装干部，是位神枪手。红军长征的时候，他留在湖北坚持武装斗

争，钻山洞，打游击，相当勇敢。敌人不但没有消灭他，他领导的队伍，还壮大到几百人。新四军成立后，他的部队被整编，他的工作没有及时安排。他自认为是有功之臣，安排职务低了，大发脾气。高不成，低不就，就晒起来了。他常在小吃部里喝酒，发牢骚，骂人。

副官处长黄序周找叶挺说：这个人长期不安排，有情绪，影响不好，应该妥善安排一下才好。叶挺叫黄序周去找项英商量。项英听黄序周一说，也很为难地说：“这个同志文化水平不高，脾气不小。组织部门协商了好几次，别人都不敢要。”项英问黄序周：“你那里能不能要他？如果能收下来，也帮我解决了一个难题。论功劳，论资历，他在你面前也许会老实一点。”黄序周说：“如果别处分不下去，你给我，我就收下试试。”

刘候总就是这样到了副官处，在黄序周面前，他的确牢骚少了，也没有出什么乱子。这可能与黄序周平等待人，经常找他谈心有关。

在事变当中，刘候总是怎样挤到项英身边，取得信任的呢？黄诚、刘奎、陈得胜三个人作了解答。分散突围以后，项英等人第三天在路上遇到刘候总。由于没有东西吃，还要爬山，钻树林，项英身体很虚弱，胃病又犯了，简直寸步难行。其他人行走也有困难，更没有办法背人。刘候总从小在山里长大，擅长爬山。这些天，他在牺牲的烈士身上搜干粮吃，没有挨饿。他身上的口粮没有断，还有力气。他自告奋勇，背着项英爬山。项英被感动了，视他为救命恩人。从此，项英在各方面都信任他，照顾他。换枪，把

陈得胜派出山洞，都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干出来的。

项英遇难以后，大家按计划，顺利过江。对于项英、周子昆遇难，江北二分区政委曾希圣，怎么也没有办法相信。他怀疑这里边有鬼，便把项英身边职务最高的军部作战科科长李子高关了禁闭。大会批判，责令李子高交代问题。身经百战的李子高，曾经和项英顶撞过，现在即使满身是嘴，也没有办法把问题讲清楚。他一气之下，抓过一支长枪，推上子弹，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头颅，脚蹬枪机，自杀身亡。其实，这个使曾希圣没有办法相信的谜团，解放以后在敌人的档案里查清楚了。

刘候总杀了项英和周子昆以后，把项英身边的几根金条也搜了去，翻过山，到敌人的太平县政府去领赏。敌人却不大相信这是事实，事变已过两个月，项英还在山洞？这可能吗？便派了一排人，跟着刘候总来蜜蜂洞看尸首。因为山路难爬，只上到半山腰，这排士兵就不愿上了，就叫刘候总一个人上山进洞，割下项英的人头，再给赏钱。刘候总一人进了山洞，发现山洞里空空如也。他没有想到，出事的当天晚上，刘奎等已经来到山洞，掩埋了项英等人的遗体，救走了身受重伤的黄诚。刘候总空手回去，没法交代，他一个人翻过山头，又偷偷的逃走了。

事过多年，刘候总后来生活很贫困，便又给蒋介石写信，还想领点赏钱。因时过境迁，蒋介石对他也失去了兴趣，没有理他。这个无耻的叛徒，最后在贫困中死去。

(编辑：赵建军)